



幸而有您

□徐 珊



竹林鸡

□明前茶

1995年，我从老家南昌考到广州，来到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成为诸孝正老师的一名弟子。

遇到恩师，真是人生之大幸。之前，我是一名理科生，本科读的专业叫土壤化学与植物营养，毕业后任职企业的文秘职位。工作乏善可陈，对文学又念念不忘，于是下定决心改变专业也改变职业，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生。

我当时用了各种方式，找到能找的资料，搜索全国各地的写作专业，给各大高校老师写信咨询考研一事，结果，只有诸老师给我回了信。信写得并不长，但字里行间，和善友好，支持我也鼓励我。现在回想，也许对于诸老师，这只不过是为人处世的习惯，但就是这样的习惯，成为命运给予我的最大恩惠。

壹

1995年的初夏，我到广州来面试。

面试那天，诸老师恰巧有事，不在系里，接见我的是同样亲切温和的陈佳民老师。于是，在那个略显简陋的黄色小楼里，我坐在颇有些凌乱的办公室里，奋笔疾书回答复试问题。当时，因为没有见到诸老师，不免忐忑，内心却还是有个笃定的声音，相信自己肯定行。果然，回单位后不久，我就接到了华师的录取通知书。

1995年9月，我来华师报到。这一年的中秋节特别早，刚刚开学就马上过节。

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在异乡过节，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诸老师。老师的样子和我想象中的差不多，身材清瘦但神采奕奕，说话轻声细语，总是面带微

笑。老师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他的笑声，那是一种特别有辨识度的笑声。分贝有些高，笑起来情绪高涨，尾声会拖得蛮长，从“哈哈哈”到“咯咯咯”，非常有感染力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同一届的师兄师妹一起在老师的笑声中吃月饼过中秋。

如果没记错，诸老师的家二十多年都没怎么变化。家里装饰简单朴素，风格清新雅致。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家里的那张茶几。但凡我们到老师家，茶几上就会放满糖果点心，同时，茶几下面毫无意外地总搁着一叠羊城晚报。后来的十多年，我们去过老师家很多次，茶几下的羊城晚报，也是十多年如一日。每次见到，就会让人生出“年年如此月月如此日日也如此”的感慨，好像只要和老师在一起，岁月就会如此静好，世事永恒，什么都不会改变。

读研一的时候，因为是转专业，所以需要跟着本科生听课，多修几门基础理论课。诸老师知道我对新专业、新学校都需要一段适应期，总是三番五次地叮嘱我，如何去听课、如何尊重老师、如何协调补课和研究生课的冲突，细致而耐心的谆谆教导，令我难忘。不仅如此，老师还特地让93级的师姐来照顾我和师妹，从生活到学习都给了我们很大帮助。读书三年，我们跟着老师和师姐，跟着写作教研室的众多前辈，上课、开会、改卷、创作，无论是专业学习，还是写作经验，都有不少收获。

贰

当然，三年不可能都是在笑声中度过，尤其我还是一个理转文的笨小孩。

笨小孩一直没有打开学术殿堂的大门，写起论文总是各

种混乱和错误，但老师并没有多加指责。即便是批评，也是清晰指出问题之后，又迅速配上独特的笑声。读书三年，可以批评我的机会应该有很多，但老师似乎能放过就放过。每次见面，他更多是嘘寒问暖——喜欢广州吗？食堂好不好？晚上有没有熬夜？当然，这不代表他就是完全纵容我。事实上，每一次的作业，他都认真修改，错别字也会标识出来。虽然老师没有太多的口头指责，但他对论文认真细致的批改，已经胜过了这一切。

三年读书，最难以忘怀的是毕业答辩那一天。我论文写的是作家陈染。因为热爱，不免大胆，在论文中一边鼓吹女性主义，一边将陈染认定为当代女性文学第一人。这种因为热爱膨胀出的非理性，未免让论文的某些表达引起争议。答辩时，有老师提出了一些质疑。老师护犊心切，在用其独特的声音笑过之后，开始为我圆场——“啊哈，这个，一开始，我都没想到，我们温柔敦厚的徐珊同学也会写女性主义，不过……”

一直就是这样，无论是对家人、对同事，还是对学生，性格温和的诸老师，是被公认的好人。而且，他还有一个极大的优点——善于倾听。

师生聚会，常常都是我们说话，他微笑旁听，偶尔插进来一句，都是有梗又好笑，大家哄笑一团。我现在自己做老师这么多年，回想起来，更觉诸老师了不起。很少有老师能像他这样，不好为人师，不喜说教，温和地配合着年轻的我们，开心地看着我们刷各种存在感，用最大的宽容和仁慈心，看见你，也相信你。

不过，我也“有幸”见过老

师发过一次脾气。

那是毕业后多年，师母因为身体原因，每周要去医院开药。我每周去到老师家，和老师一起扶着师母下楼，然后慢慢走路去华侨医院。有一次看完病，我们就去给师母买鞋，不知为什么，跑遍了商场，师母都一一否认。老师的脸色终于有些不好看了，他提高声音，有些严厉地对师母说：“你自己说脚痛，没鞋子穿，现在有合适的，你又不肯。到时候，你的脚痛起来又怎么办！……”

鞋最终还是买了，师母很满意，老师很快又发出他独特的笑声：“哈哈哈……咯咯咯……”

现在想起来，那真是一段温馨的日子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。从华师穿越暨大，一路玉兰，又一路紫荆，说完张爱玲，再聊王安忆，甚至还八卦过朱丽叶·罗伯兹。我们慢慢走，慢慢聊，从奇闻轶事到家长里短，具体内容很多都不记得了，但老师的笑声到今天仍犹在耳边。后来师母身体恢复了，我们也就没有再这么一起散步了。我有时想起，觉得那个散步的场景就像一种命运的暗示，既提醒我也安慰我——我可能没法成为能让老师骄傲的、最忙也最有出息的学生，但是我也许是他会认可的那个用心热爱生活、热爱文学的笨小孩。

叁

2021年8月，我去考试中心审卷，在一本写作教材上再次看到了老师的名字。写作学的一辈应该都知道，诸老师的写作教材在写作学领域“专制”了很多年。这种“专制”，一方面确实让人骄傲，另一方面也真的让人忧虑。几乎没怎么犹豫，我还是和主管老师提出

大美中国

疫情后第一次出门旅游，择地广西贵港。一路高铁，花了不到两个半小时即到目的地。

贵港的山，首数北帝山。北帝山旅游区位于广西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，地处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麓，距离平南县城50公里。

北帝山名字的起源，据说 是因远古时代的北帝曾巡游到此，发现河妖作怪，祸害百姓，便将手中宝剑削化作一座大山，将河妖镇压山下，从此这里风调雨顺，当地百姓感恩，于是以“北帝”命名此山。当然，所有民间传说都是与当地的气候、民生相关的。山的存在，在蛮荒之时其实与风景无关，它的首要作用还是挡风避寒，能为当地居民提供宜居环境。

半山腰的北帝山第二门楼上一副对联：人逢盛世但见有天皆丽日，岁值华年且得无地不春风。但“有天皆丽日”只是一种祈愿，我们来时，正逢大雾蔽日，还夹着细雨。坐缆车上山，视野被雨雾遮蔽，山也与我们玩起了“捉迷藏”。雨雾时密时稀，我们在北帝山腰间行走，视野也时窄时宽。不过，当雾在身边缠绕时，我们却都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在雾中，山的风格也是婉约派，山的景色便是朦胧诗，我们在阅读它时，一半靠眼睛，一半靠想象。

北帝山栈道是必走之路，远远望去，像山的腰带——不过，北帝山主山性别当属男性，它虎背熊腰，并非楚王喜欢的细腰。在玻璃栈道那一段，隔着玻璃向下看，下面的树木岩石在雾中便如水中的珊瑚，此时尽管雾气令视距受限，往下看，仍有种恐高的酥麻感，像蚂蚁一样沿着脚尖往上爬。但在玻璃栈道的一头，却有人不惧高空的惊悚，在钢索上表演“孙悟空翻筋斗云”。当地旅游局的朋友告诉我们，这一钢索长300米，从此以山横空“系”到彼山，表演者是在高空钢索上翻跟头，从一头翻到另一头，大约两三分钟能翻上100个跟头。那些表演者像电动玩具一样转动的情景，经常引来游客的尖叫。可惜我们遇上大雾，没能亲眼目睹此景。

其实我数年前便来过北帝山，那是春夏之交，而且遇到晴天，不过那时没有缆车和玻璃栈道。那一次，我们是从门楼搭级而上，走不到100米就能听见流水声响起。一片开阔地中间，有溪水从上层的石间流到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池里，一块方形岩石塔立于众石中，石板上用褐红色的字写着“上善若水”，我记忆犹新。

北帝山森林覆盖率达95%以上，以峰秀、林茂、石奇、花艳、泉清、雾仙“六绝”闻名，素有“小张张家界”的美誉。我们沿

着登山道向上慢慢爬，参天的古木、翠绿的丛林、萋萋的芳草一路相迎。在青山青林翠间俯仰天地，一位旅友从行囊里拿出笛子吹奏起来。笛声被山风送到山谷，又从山体 and 树尖回传到我们的耳畔，悠扬婉转。

最后我站在海拔1100多米的北帝山高处环顾四周，桂东南第一高峰1581米的亚婆揽孙峰以及牛鼻山、大瑶山尽收眼底。峰顶还可见北帝山林。这石林如同大自然历经千百年运动后隆起的肌肉，如今勾肩搭背地围拢在一起，又像是几兄弟凑在一块耳语……导游说，北帝山周边冬季水蒸气凝结的位置较低，云层也矮，山峰经常在空中之上探头，白云经常在山腰间缭绕，偶尔还会出现冰冻雾凇，但春夏之际也常常云雾弥漫，山明山暗如何变幻，北帝如何“扮老装嫩”，全听天气“导演”。

导游还告诉我，如果想提升刺激程度，可到北帝山景华峡谷漂流。景华生态漂流全长5300米，落差300多米，一路纵贯景华风景区，狮子山、双鸳鸯树、小雄鹰瀑布、夫妻石、姜太公钓鱼、亚婆抱孙、猴子守宝、悬崖走廊、金龙吐珠等景观，两岸奇峰秀石，绿树成荫。

又可惜了，我两次来都未能体验北帝漂流，机会只能再留给下次了。



山间钢索表演



玻璃栈道

《大美中国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，紧扣“大美中国”主题，内容不限，可人可景可物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ywdmzg@163.com，并请以“大美中国”为邮件标题，同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

老吴制作竹匾时，将一个大大的竹劦（土话，竹圈的意思）放在一个圆形的、直径约一米的木窝板上，再放上一张薄薄的竹箬，光着脚边个人就蹲了上去。竹箬的韧性惊人，居然可以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，让我不禁暗暗称奇。

此时老吴又将一个小小的竹劦套在竹箬上（两个竹劦内外圈刚好吻合），双手用力把里层的竹劦压向竹箬。一边用竹夹将竹劦固定，一边用熟铁刀将超出竹箬的竹箬削掉，很快，一只竹匾的雏形渐渐出现。老吴像有“缩骨功”，蜷缩的身体与双足双手可立于小小的竹匾内，两只赤脚旁仿佛“生出”了手。看着这个奇怪的画面，我又暗暗称奇。

老吴叫吴灼均，今年65岁，是江埔街禾仓村迎二社人，一头灰白头发，脸尖、身材瘦削，一双粗糙的大手布满厚茧。那天我专门到老吴的家采访，他的竹匾小作坊就设在家里。老吴一把年纪能立于小小的竹匾内，还能转动身体，无非是工艺艺熟——他干这个行当居然超过50年。

在20世纪60年代，禾仓村家家户户织竹匾。这里虽然不产竹，但来竹方便。禾仓村位于流溪河的支流小海河的河畔，来自上游灌村石海的竹子可以通过水路运到此地。

吴灼均10岁时，就开始跟父亲吴镜洪学竹织。吴镜洪是不仓村最早一批竹织艺人，但在这之前，他只是耕田的农民。有一年吴镜洪偶然捡到一个竹匾，来了兴趣，于是揣摩研究，居然悟出了门道。后来一村子的人跟着老吴

需要竹材；而今，收割庄稼、脱壳、晾晒，纷纷机械化了，对竹材的需求就少了。老王家的竹园收益，因此连年降低。为了替儿子买书，买电脑，买奥特曼玩具，也让他参加了昂贵的夏令营，小吴妈妈开办了农家乐，主张在竹林里养鸡。一方面，这些鸡可以为竹林除虫；另一方面，如今城里人，讲究吃肉质紧实的跑山鸡，自家养鸡，就能确保农家乐的主菜雷笋炖鸡，有“鲜脆眉毛”的口感。

到了竹林里，小王炫起口技，让鸡表演飞翔能力，紧接着，他竖起食指，做出“噤声”动作，让小伙伴们潜伏、安静。忽然，他挥手让小伙伴跟手蹑脚跟上。此时，风吹过树林，悄无声息，警报解除了，所有的鸡都从竹梢上下来了，它们又开始放心地刨土觅食，小王挥动手中的渔网，猛地一罩，一只栗壳色面皮的白毛乌骨鸡已经落网。谁想，还没有等小伙伴欢呼，小王已解开渔网，把鸡放了。他解释说：“看这鸡脚上的圆环是黄的，说明它是去年刚长成的小母鸡，还没有满一年呢。我妈说，满两年的鸡口味才好。鸡太嫩，肉不够紧实，汤也不浓。”

不一会儿，追鸡就成了男孩子们的游戏，女孩们自动排队，忙着捡蛋。竹林里，枯叶下，处处是宝藏——东三个西两个的乌鸡蛋，是淡青色的；黄油鸡下的蛋，是褐红色的；杂交鸡下的蛋，是粉白色的；偶尔，还会见到更小的蛋，呈漂亮的蒂芙尼蓝。小王在她们惊讶时过来看了看，见怪不怪地说：“这是棕头鸭雀的蛋。千万不可挪动它，小心母鸡闻见陌生气息，不肯孵蛋。还是我爸说得对，竹林哪是咱家的，都是这山间万物的，咱家只不过代为看管。”小姑娘们就默默缩回了捡鸟蛋的手。

孩子们在竹林里捉了一上午的鸡，临近中午，每个人都汗气蒸腾。男孩不停地将滑落的眼镜推上去，他的鼻梁上都是汗。而城里的姑娘娘也松散了发髻，变成了一个脸蛋红扑扑的野孩子。每逮到一只鸡，小王都要用草圈把鸡的双脚捆起来，交由小伙伴拎着。逮了四只鸡，大家心满意足地往回走。就在他们快要走到村口时，突然，一只狡猾的鸡挣脱了束缚它的草圈，猛扇翅膀，抓着鸡的小伙伴吓得一松手，那鸡就蹿飞出老远去。小伙伴懊恼极了，担心鸡半路被人劫走，小王安慰他说：“不必担心，鸡的脚脖子上有圆环，一看就是有主的鸡。我们这里的人都不贪小便宜。那鸡认得我家竹园，它自然会回去。”

这是夸自家的鸡在放养环境中长大，所以聪明？当然！



竹匾上的“舞蹈”

□余伟文

学竹编。儿子吴灼均也要学，老吴让他先 from 最简单的刮青破蔑开始。在上窝板台之前，砍竹、运板、破竹蔑，是体力活、粗活；在上窝板台之后，织竹箬、上竹劦、扎肋收口，是技术活、细活。吴灼均年纪虽小，但聪明，几年后已经学会织竹匾。父亲把自己的木窝板交给他，让他上了窝板台。

吴灼均20岁那年，已有力气独自砍竹运竹。他到石海黄沙埔砍竹，5根为一捆，5捆为一排。这个在现场扎制的竹排，既是货物又是运输工具，载着老吴沿小海河顺水而下，回到禾仓。

吴灼均26岁那年，在麻村斗大床的木匠岳父用杉板板给他做了一个木窝板，从此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窝板。这窝板从红皮白肉到黑色皴裂，在老吴身边一待就是40年。

老吴制作的竹匾分有隙与无隙两种。有隙的可作晒具，无隙的可作盛具。老吴把竹匾一只只叠好，码放在单车后座（最多可一次载150只竹匾），骑着单车来到增城派潭、镇龙、福和，白云太和、竹料、花县新华、花山等地竹器市场售卖。

现在老吴也还亲自卖竹匾，只是运输工具变成摩托；以前是零售，现在是批发。老吴说，现在去得最多的是花山镇的市场。当地还很盛行使用竹匾，特别在婚俗上，男方把砧板放在竹匾上切肉的，叫“上头匾”；女方回门时要拿一大一小两只竹匾（寓意一公一母），叫“回门匾”。

正是老旧的风俗让老吴老旧的手艺得以延续。

《乡音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，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

《羊城派》二维码
《晴耕雨读客家人》



山顶看日出